



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七

備邊上 漢唐備邊之詳畧

漢之邊防簡於高文而詳於武帝之世唐之邊防密於太宗而疎於元宗之後夫自簡而詳者非曰得率然首尾相應之勢也武帝喜功之過也自密而疎者非曰得護風寒數處之要也元宗而下不知備邊之道也蓋漢自高祖平城之圍以匈奴數侵代地遂北

置雲中郡以備之高帝十六年詔代居常山之北去夷狄遠趙乃迨至高后孝文匈奴知北邊有備於是自隴西北地入

武帝好大喜功始自遺禍而入寇之路始廣不出上谷元朔二年

征和則出定襄代郡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

其右臂西域以斷匈奴之臂而單于之兵反自其所置之郡而

入然後漢兵往來於秦涼之北而不得息夫東之於遼西北平西之於張掖酒泉中之於定襄鴈門疆場廣莫靡有定所不勝其

為防者豈非武帝有以速之耶唐世匈奴之患莫甚於吐蕃太宗之初為之防患矣天下十道分置都督而隴右一道乃居其八志奏謂京西四州中都督府天寶之初易為節度度天寶二年置十部府郡流沙四州下都督府而隴西節度之兵凡七萬五千又附以劍南三萬九百人通監隴右節度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劍南節度兵二萬九百人其為西戎之患豈不極至自夫河北難作兵皆東徙其後吐蕃乘虛內侵唐肅宗即位吐蕃助討隴山節度治益州兵二萬九百人大掠東都代完即位以十萬向不數年間隴右數十州相繼陷沒豈非謀事之疎以至是邪然嘗論之漢之失於喜功唐之失於寡謀固不免有備禦之難而能經畧邊事使夷狄尚不敢輕視中國亦不為無策也本始中匈奴常帥十餘萬騎南旁塞以寇而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屯泅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乃總領於其間非老將為謀之審耶趙充國傳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馬充國大和中李德裕建壽邊按於劍南四川按南道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之右而弓弩申胄人皆其素備總十一軍而作拔義城作禦侮城作柔遠城邊浸懼南詔東服夫以十一

備邊

軍皆雄邊子弟而制二邊非德裕之善謀殆不能也李德裕德裕之謀又何西北之足憂哉然觀漢之單于鳴鍾渭橋貢琛漢廷不至如前日陸梁之態而唐之吐蕃南詔相挺為患卒與唐終始者豈非漢之備邊之策周思曲慮不若唐之疎畧耶夫發武庫以贍邊兵食貨志武庫二官兵以贍之發少府以給邊費賈捐之傳臣車之暴師大司農多不北邊諸郡特藏兵器漢成帝紀注如淳曰乃以少府禁多續之西北二邊分養苑馬漢儀注大僕牧師諸苑三發置令西北二邊分養苑馬漢儀注大僕牧師諸苑三發置令矣從邊之民廩給衣食晁錯傳陛下幸愛邊境北邊騎士輅車不筭前食貨志率給士輅車以非邊民被害飢寒相失則天下共給其費蕭望之傳金布令甲日送郡數被兵非飢六郡良家子則給以期門羽林之選地理志漢與六郡良家子送給期其恤邊優矣內郡有守有丞而已邊郡又有長史以掌兵百官表上郡守秦

千石有承承部內郡之縣有令而已邊縣則又置障塞尉尉志逐
有障其設官又備矣彼唐之區畫備禦果若漢之辭且盡歟母怪
乎唐之邊患三百年間之無寧歲也

備邊下 國朝備西北二邊

漢之邊患在北而西羌次之唐之邊患在西而北虜次之國朝之
外患其在西北二邊乎噫有由矣蓋自石晉以山外十六州餽契
丹中國失控扼之險而北虜始熾幽晉高祖起并州籍其兵勢遂
應蔚朔薊十六國朝以靈夏二鎮界德明吾國無藩維之固而西
戎始橫長編寶元二年劉平上攻守策曰五代之末四方用兵
李德彝與武武馮繼鄴於內地自此靈夏漸微中國發兵以
千里武武既失守超德明權問罪願備審臣朝廷務息民即以
夏兩鎮授之德明治甲兵日滋遂患當時若止奔靈夏發兵
州限山爲界使德明遠循漠北无今日之患既以蕃漢人成并
相持若以郵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軍分而爲兩道一月可坐
鯨鱣在淵惡不可制虎不負隅雖猛可撻西北二邊所以敢與上
國抗者以區區之地險足恃也所恃朝廷有重臣邊關有名帥營
伍有精兵而一虜終至狼狽哀鳴請降矣愚嘗究其顛末論之方
備邊下

藝祖受命之初而北虜咨嗟有不敢螳螂禦轍之語事初國初造

人吾安敢望卿卿即於其是去引兵遠道親自請命然藝祖

留意邊陲未至弛備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

常山賀惟忠守易州無非所以爲北邊之備李漢超出關南馬

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郭進以六萬而攻遼州之衆

長編乾德二年李漢超因攻遼州并人擊破之田欽祚以三千而破

定州之寇長編開寶三年虜以六萬人寇定州田欽祚未幾擊族歸

歎遣使稱藩族歸寶三年契丹日利月利等九人未幾擊族歸

有以沮其氣也我太宗軫念蒸民志在平定念蒸民志在平定

以城降已巳次臨瀛頓更午以幽州狄猶不悟掠我鎮州我是

以有際河之捷劉崔二將之力也金臺驛九月癸巳契丹用寇鎮州

劉延翰陳於際河崔翰再出而取雲朔彙應下辰朔雲應等州

重進又取飛狐靈州八月朔初捷雲朔彙應下辰朔雲應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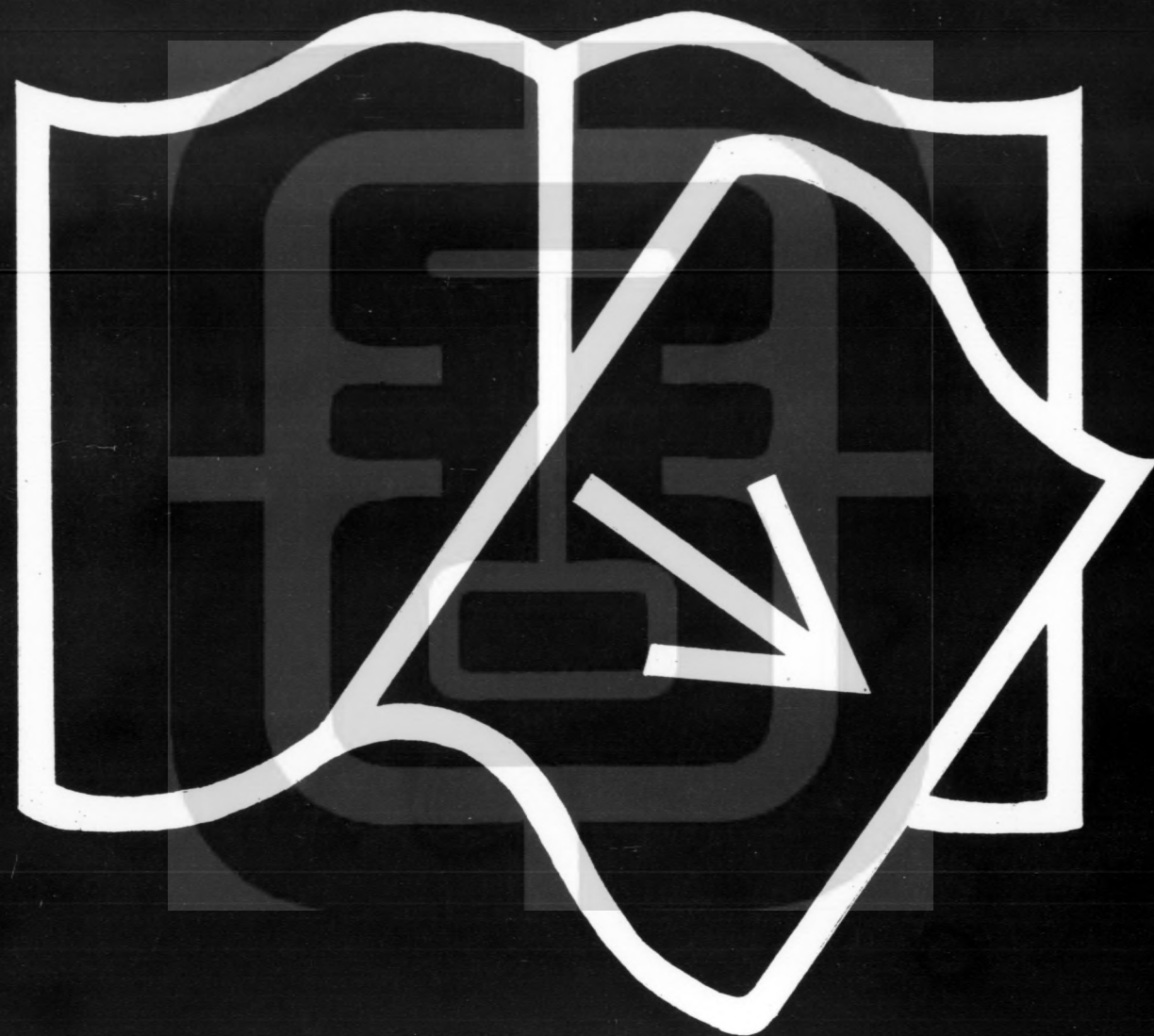
是以有博州之備焉知節之功也節監博州軍聞延隆賊馬知

勝入寇因繕城壘以器械料景德初元天奪之鑿腥臆我威虜瀕
丁世虞果至月有備及引去景德初元天奪之鑿腥臆我威虜瀕
總我順安魏能石普敗之奪攘我北平搖蕩我保州田敏孫密又
敗之長編景德元年開九月契丹主與其母率國入寇其統軍
田敏等擊走之又東進保州敗定州之寇并力以進而我師唐河
未之出也百萬渠魁不能敵我一裨將鋒蟻之屯危矣同上齊州主
及其母合勢攻定陳于唐河執詔書城兵不出虜瀛州之寇咆哮
勇益振其輕騎俄為神將所擊乃東駐揚州城府
而前我以銳兵攻之困獸雖聞罔有敵于我師而烏鳥之聲樂矣
同上契丹自定州來東駐揚州城府遂緣河而進石巨木擊
城勢甚盛擊手鼓伐木之聲聞于四面知州李延渥發礮石巨木擊
之多所殺傷乃遁去先是于繼恩言契丹已罷蓋澶淵之寇
閔南乃其舊驢恐難固守上曰瀛州素有備非所憂也澶淵之寇
蠢不量刀黃屋一至士氣百倍以一矢相加遣東手請命之不暇
而水蛇之氣禔矣同上澶淵張環守朱子奢潘發時覽中瀾死勇
大將契丹退却不敢自是以來邊塵不驚者三十有九年言行錄契
動契州乞和而去自是以來邊塵不驚者三十有九年言行錄契
以未踐有幽冀九六十有九年景德元年辛酉國慶曆以來利吾有
未履真宗親征自是不敢窺必者二十有九年慶曆以來利吾有
西師睨我邊疆重兵厭境設為虛聲而吾之治城隍籍民兵汲汲
為邊備者未嘗少廢彼虜亦自能言之鄭公二語心慙氣沮而其
備悉下

心統和焉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蕭
騎用兵則歸臣下而人主其禍虜主大悟結好而去然鄭
公既和之後且曰朝矣勿以既和而忽之守備決不敢懈嗚呼邊
備宣可一日弛哉然則國朝之所以待北虜者惟恃吾之有備而
已不然以桀驁之契丹初而寇中而敗終而和者夫豈無所自邪
太宗與國之間繼捧以地來獻似也然未幾有中變之意通畧大
七十年李繼捧奉刺朝尺餘捧所管州其弟繼遷悔過歸欵似也然
未幾有再叛之謀同上趙普請以繼捧復領夏蓋乃賜姓各歸保
二年李繼遷請降賜姓趙名保吉五年保吉寇靈州命李繼隆尹
繼倫討之保吉保忠保云去保吉保吉保吉保吉保吉保吉保吉
王師保吉保忠保云去保吉保吉保吉保吉保吉保吉保吉保吉
咸平四年保吉保忠保云去保吉保吉保吉保吉保吉保吉保吉保吉
麟州衛居實既有以奪之氣擊之繼遷攻麟州知州衛居實是募勇士
曹瑛敗之見上擾我西涼則潘羅支敗之景龍元年李繼遷之陷
曹瑛敗之見上擾我西涼則潘羅支敗之景龍元年李繼遷之陷
曹瑛敗之見上

幾集大公... 犯也我真宗方務恩... 知其卑辭不思使之自誓... 徒知其願備藩臣不知... 上今日曰必還靈州... 今以往鄜延環慶涇源秦隴... 元以來弗念厥紹不稟... 強一至於此是必有所恃... 言京師所遣兵壯弱... 志元吳叛洩而四路... 為德帥君長安張大... 節制後罷罷軍而四路... 備必下

延一路觀之狄青... 金明則見困於周美... 三川王珪敗之沮其兵... 觀之在麟州則張亢... 及也青澗既城則以世... 事畧種世傳大順未城... 則以范純佑促慶州版... 自是城寨截



P6

然虜不敢入慶之西北馬舖宗當後橋川中深在賊腹中范仲淹
兵隨其後諸將不知所向至柔遠始令版築旬日成賊引
靈夏之未失也凡是數路莫枕而無虞自靈夏之既失也數路甲
兵糧運之費蕭然矣向非狄青种世衡之為將韓琦范仲淹之為
帥守邊備寨老能當道則數千里之遠何所恃而無恐不然以跋
扈之元昊初而帝中而男終而臣者又豈無所自邪慶曆三年正月
朝延黨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偷變使宗祀不承子孫罹殃
云然嘗讀之國朝之備西北之邊而能周思曲防不失其遺者我
藝祖貽謀之力也方斬艾蓬蒿四方無事而藝祖方且命李漢超
等拒北虜命郭進等禦太原命趙贊等備西戎寶訓嗚呼盡之矣
此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而列聖守以為家法也昔宣王之備邊
謂得上策式是南邦則以申伯城彼東方則以仲山甫奄受北國
則以韓侯此皆元老大臣朝廷所信重者而委之外屏以鎮三隅
其為謀亦已甚悉而驪山之禍乃自西作焉夫四隅而坊其三而
其變也乃出於不備之方是邊防之策亦未易言也噫以周之事
備必下

朝用人之法一則曰舉主二則曰舉主視漢唐又遠過焉太宗嘗
語大臣曰若更不擇舉主何由得賢太宗嘗謂李何由得賢人曰若
宗嘗語近臣曰不若先擇主以類求人貞宗嘗謂李何由得賢人曰若
主以類此祖宗之明訓也富鄭公曰有德者然後知人之德有才
者然後知人之才歐陽公曰廉者舉清廉賊者舉貪濁此先正之
格言也仁宗嘗謂私者若請水何見仁宗朝經濟錄上以是告乎
下下以是請于上其講明薦賢之道盡矣舉京朝委之蘇易簡陳
恕化四年詔蘇易簡陳恕冠冠等來之舉御史委之樂黃自陳
知敬天信二年詔樂黃自陳知敬於舉三司判官則委李昉太宗
與相舉監司則委張知白大禧四年詔張知白夫以薦賢之責而
功之平時素所稱重之人其得人可知也然祖宗非徒輕委也嘗
觀乾德之詔曰除授之制書舉主姓名或不如舉者並連坐也德
嚴也是故呂祐之舉東野日宣坐徇親而貶許陳首詔呂祐之舉
嚴也是故呂祐之舉東野日宣坐徇親而貶許陳首詔呂祐之舉

而効曹州法凡利用之弟為趙州都監侍勢劾始良崔能之任
即墨未滿歲移秩則罪舉者之欺蔽太平興國六年崔能之任
身原罪主能言前任即墨太守上言若此可貴也路垣之令餘杭
貪墨敗露則効漕司之妄薦仁宗朝大理寺丞路垣之為餘杭令
連坐之法嚴則薦賢之意公正澄源正本之論雖然責之固
重矣而褒之未嘗或後也太宗曰濫舉者既懲其過所得實者當
議酬獎過明賞罰因至公之道足以激勸皇朝要覽以此諭下人
誰敢私舉乎陳堯叟曰所舉之人若任用後顯有器能其舉主特
與酬獎咸平四年太宗曰云云呂蒙正曰性下分功以此諭下人
以此告君人誰不知勸乎陳升之任執政不敢私薦一士中胡故
除元只元府殊自失歷于執政不當私薦謝必為諫議未嘗
妄薦一人香捧表內閣用拜所薦少或無一人則焚罰以懲其過
賞以旌其能是以人人自勉不至植私恩而廢公道也抑以論之
薦人者固當任乎公被薦者尤不當干乎私劉器之不通書政府
乃所以能擢溫公薦劉器之充館職因謂曰如所以相薦乎器之
舉主

繼位政府足下獨呂舜從惟動於職事乃所以求知呂希哲守官
不常千人薦仲父曰勤於職事乃所以求知也噫薦人者既公所薦
被薦者不私所干又何患薦舉之失職也昔陳襄薦司馬溫公而
下三十三人刻章遺墨炯炯不磨紹興與天子特為賞音嗚呼安得
薦人如古靈被薦如溫國以為異日之美談哉紹興元年詔曰
百辟卿士而各率亦所知其人當受上賞其或不當宜坐罰
章服論古今章服異同

西漢輿服之制史不立制一代制度漫不可考故後世莫傳焉然
觀夏侯勝傳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顏注以此為卿大夫之
服本傳注又觀張敞傳自謂備皂衣二十餘年如注以此為朝臣之
服本傳注又觀張敞傳自謂備皂衣二十餘年如注以此為朝臣之
有銀印青綬秩比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曰青紫者蓋謂此類
氏豈以印綬亦可言服耶是則朝用皂衣蓋漢人之定制而謂青
紫者非也正戰國策所謂得補黑衣之數鄭國風注所謂縑衣知
士之服漢之所用源流已久矣不然谷永自太常擢光祿大夫自

言擢之皂衣之吏廁之群臣之末又曷以是言哉魏國未大治
充臣賤自野樹最少恩補黑衣之數以備王官又云風漢制簡
編衣云繼黑衣卿士朝之正服又谷永奏正謝王鳳云云漢制簡
矣姑舉大畧且以唐與我朝章服之制論之唐制其服則三品紫
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馬周傳先是三品官舊服止
五品朱六品青七品其魚袋則高宗時五品以上用銀三品以上用
金唐車服志高宗給五品以上隨用銀魚袋以中宗時郡王始佩
魚特進亦佩魚中宗初罷龜袋後給以金飾袋以舊檢校試
官不佩至開元亦給之中宗時自外郎以上檢校官皆佩矣舊致
仕者不佩至張嘉正亦賞之中書令張嘉正奏自是百官賜緋紫
必兼魚袋謂之章服同張嘉正致仕亦佩魚自是賞緋紫必此
沿革之制然也國朝之制其服則舉子以白紵品官以綠衣章服
以緋紫石林燕語國朝以緋紫為章服故官品未應得服者金燕
其魚袋則故事學士得服金帶而非學士得服始於薛
師正石林燕語故事惟學士得服金帶熙寧初薛師正以元章
故事武弁不佩金魚而武弁亦佩始於陳堯咨通鑑臣初升朝官
章服

有叙賜緋紫內出金魚以賜近臣親王武臣臣內職將校皆不帶又
武弁原佩金魚以武弁高閣李士換規察法曰漢臣本儒生大易
示優異詔從之學士而重戴淳化制也楊文公奏或首大
金元豐制也蘇語舊制學士以上有戴紫帶之重戴紫帶學士而重
謝表三堂賜紫佩魚蘇語舊制學士以上有戴紫帶之重戴紫帶
厚於所賜高品今則應制仍舊服儀者令得同厚始此沿革
之制然也然嘗論之明度以功車服以庸古人所以重報功之典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詩人稱譏其無德焉吾觀唐初之所辭受我
朝之所予奪其意猶古也温璋為大理丞賜以緋衣以審獄得情
也温璋傳累官大理丞除平吏盜官物而焚牛叢為睦州刺史方
辭金紫以越等不宜也本傳叢以司勳食外即為睦州刺史賜
城以處士而賜緋衣非過也所以旌逸德之高城右諫議大夫
李泌以山人而賜金紫非僭也所以表異能
之美肅宗即位泌武必謂見衆指曰者黃者聖人白者夫受之者
不以爲憂恩辭之者不以爲矯情正唐人別功過之美意也以三

品服賜揚安國以五品服賜越師民重儒臣也通鑑卷四百一十四

蓋賜三品服賜侍講賜五品服師以三品服賜王素以五品服賜余

靖歐陽脩蔡襄龍諫臣也同上慶修三年賜如諫院王素系三品服

致有是賜曾致堯之浮躁不可錫以章絳則奪之王制曾致堯

佩魚則抑之寶訓天聖二年德林持詔王度舉勸真宗御書得

以別士類也夫子之者不以爲徇情奪之者不以爲少恩正我朝

寓勸懲之微權也愚之所惜者唐之後代不守舊典以章德寵功

之制輕舉妄用而良法掃地矣沈佺期以弄辭而假牙緋傳佺期

兼修文館學士既特宴詔學士等蘇路應以有恩於李泌而賜金

紫何濫哉本傳永穆公主生子潛三日而賜緋衣銀魚本傳魚朝

恩養息令微服緣不候帝賜而令服紫以謝本傳何襄哉此唐又

不及我朝遠矣愚故併論其始末云

變更持守變更持守不可偏

爲治之術有二善作爲者尚變更樂因循者貴安靜嗚呼何其持

變更持守

論之偏處心之私耶蓋天下之治非其蹈常襲故之爲難而以運

用繼通之爲不易非其紛更多事之爲可喜而以救弊而歸於中

道之爲可尚有改制之名而亡變道之實因更化之術而得善治

之道夫如是能革一時之弊而不失立國之意矣大抵天下當無

事之時國家之法度昭如日星祖宗之人民固如磐石於此時而

爲改絃之舉君子謂之踈天下當積弊之後變故起於意料之不

及而弊源鼠穴事功隳於上下之偷安而世變波流於此時而爲

膠柱之說君子謂之陋是以善守法者不見其垢玩因仍之習而

自足以享經久悠遠之利善革弊者不見其紛更變亂之迹而自

足以致安強平定之功以是驚持盈守成之規模而爲車攻輿滯

補弊之事功則爲治之術得矣漢唐陳迹類能言之請以國朝之

事詳述焉我朝自建隆以來其論有四興國以後持守之論甚堅

而不聞變更之術景祐以來變更之議雖紛而力爲持守之道熙

寧則以持守爲可厭而過爲變更之說元祐則以變更爲可鑒而

不失持守之意此二百年間爲治之術然也昔我藝祖創百年之

根據合數世之瓜分社稷又安紀綱修明官莫重於三省而置給
舍兵莫重於殿若而歸樞府財用布中外而總三司吏治在州縣
而置監司貂璫謹畏無唐人監軍之弊威威廉恪無漢人預政之
嫌臺諫持天下之平士夫守天下之論國家尊嚴凜然大阿之出
匣天下鞏固屹若泰山之四維太宗以道治天下真宗以文安天
下大臣以重厚鎮風俗士夫以安靜守家法更張之議一切不用
李文靖以此報國也李文靖公沆為相置條列司論天下利害及變改作之戒務作故事
矣王荆公為相置條列司論天下利害及變改作之戒務作故事
祖宗法益如趙中令李文靖得為國之體也改作之戒務作故事
王公且以此為相也為相務行故事與三祖宗之法具在故其
不呂公蒙正曰制度不可更也長編淳化三年上謂宰相言治國
子孫治國若烹小鮮變之則亂近日上封胡公宿曰庶事不可更
求更制度者甚眾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胡公宿曰庶事不可更
也長編嘉祐六年胡宿為樞密副使宿謹重而當重任原借大體
成法而徒紛紛是時也持守之論甚堅而不聞更變之術七宗景
祐以來簾帷雖預事而臺諫之公論不少怨內降雖干恩而大臣
之封還不少假儂賊雖擾而人心之本愈固西比雖警而邊帥之
亦多更持守

威世伸庶官求恩澤則戒之內之紀綱未嘗不正也社稷神
至十數則雖封而面還之謂歐陽修曰如社稷神封而
耶吾君來中有求恩澤者每以社稷神不可言人而社稷神
助多矣其監司有不才則去之外之紀綱未嘗不嚴也文正公
監司不才吏用杜杞張昞之輩公取班簿視不才監司姓名一筆
勾富公曰則是一筆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耶然大而廟堂次而縉紳又次而草茅往往悼法制之不立傷政
事之少弛而我仁宗寧處於舒緩之勢而不敢有嚴刻之政寧拂
變更之請而不敢傷積累之業法制不立富弼言之富弼作政要
綱甚密蓋法制不也法令不行劉敞言之知禮院事吳充坐誦鄂禮
立而論者至此也法去官劉敞奏朝廷久安
吏因西者指撥屬振職未知如何而使充得跟大臣依勢作威蘇
啟事不平如此望陛下且收覽威權無使聰明下辨法令不行蘇
軾則有蕩滌之請蘇文何刻則有威柄之說長編仁宗以治體為
念而一切置之是時也變更之說雖紛而力為持守之道熙寧以
來大臣不念家法而為紛更之舉謂祖宗不足法而輕易百年之
舊章謂一月一變法而妄立一時之新政呂惠卿崔募之法年而
後法壞保甲之法行而兵法壞經義之法行而科舉之法壞青苗
之法行而賦斂之法又壞天子有變法之悔而安石不之悟同列

有變法之譏而安石不之悟是時也以持守為可厭而過為變更之舉元佑之來大臣拯溺救焚而力還祖宗之舊詔彥博居平章而鑒前日少年之輕銳元祐元年詔文彥博曰詔既更一府新亦可有與非其難副我守詔書到日用李常為戶部而革前日俗吏之征推元祐元年吏部侍郎李常為戶部尚書用去保甲而軍心安罷新學而士心正除青苗而民心固窒邊隙而夷狄之心服是時也以變更為可鑒而不失持守之意切嘗論之興國間國勢方強治體方定如人處富盛之初規模尚新器用尚精不過安居堂與優游歲月而已此變更之說不行也景祐間國勢雖弱而人心和治具雖弛而邦本強猶人席富庶之餘上下和睦用度充足特其屋宇朴陋藏獲遲鈍耳未敢輕搖其本根此變更之說亦未行也熙寧間固不能堪其悶悶之政然事之未舉者舉之而已矣勢之未振者振之而已矣豈容伐其本根此如人處積痞之餘精神不運風采不足特以良劑徐理之一旦遽投以烏喙之藥幾何不傷其壽哉元祐間蓋不勝其紛紛之病一弊之未去必去之一

亦更持守

害之未除必除之不暇為揖遜救焚之謀此如人之痼疾必使疾根之盡除苟或謂勿使遽愈姑留其根幾何不貽其患哉嘗謂景祐守其國之規模雖過於安靜不害其為景祐之法令雖遷於變更不害其為元祐愚之所惜者元祐變為紹聖紹聖變為崇觀紹述一語甲唱乙和莫助兩圖左序右列天下之事去矣所幸夫意祚宏聖君中興紹興淳熙相繼復舊駸駸有景祐元祐之風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愚不勝惓惓於今日

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七

別集

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八

將權蓋不備立權不可專

古者典兵之職分為將者無吝權後世典兵之職專為將者多貪
權夫有攻取之將有守衛之將攻取之將出入於行伍之間奔走
於矢石之下兵無常聚將無常職固無徘徊吝權之意守衛之將
從容於殿陛之際循微於朝夕之頃兵有長守將有專權易有負
固要上之心古之聖人所以防微杜漸之意甚微矣是故兵非不
聚也而不得以調其兵權非不專也而陰有以制其權此成周盛
時周厲清肅王宮尊嚴而無意外之虞者有由也夫何漢唐之慮
不及此耶嘗觀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召以縣師而
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徒一軍百人大
司馬之屬徒二百有二十八又在虎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
祿比下士足以代祿蓋無人在官者也夫宿衛有常兵虎賁有常
守似若漢唐禁衛之制然及之書稱太保仲元南宮毛俾齊侯呂
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是齊侯有握兵之重而不敢發兵

別集

大保有發兵之權而不得握兵事權相維彼此相制初何害其宿衛之有常守哉嗚呼一兵至末也百士至少也而二三大臣參互職掌是以兵之與將居然若無其為謀也審矣至漢以南北軍為重唐以此禁軍為重故國命實係之平居無事之時初未見其為利害者卒患難之際一舉手伸縮則輕重隨之此無他握兵發兵之權皆歸一人則職之專者驕之府勢之穹者厲之階此其理之必至也周勃之平諸呂必籍南北軍以誅之乃令人告衛尉毋納呂產蓋懼兵權之相敵是漢之所恃以弭亂者惟南北軍為命耳周勃傳文帝之承大統亦藉南北軍以鎮之是夜即令代出舊人宋昌為衛將軍兼領其權是漢之所恃以服眾者亦惟南北軍為重耳文帝元年初即大位是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嗚呼南北軍之在漢也如此夫何一移於權臣再移於外戚而漢事去矣霍氏內領尚書外領軍馬而又使其子為奉車都尉領胡越兵其堵為東西衛尉領宿衛卒營異日之邪謀特以將兵之權足恃矣霍光傳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璆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弟禹婿為東西衛尉後光薨宣帝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右將軍收屯於是始將權

有邪 王氏兄弟根據世掌兵柄羊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音以特進領城門兵成帝世羊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音俱以將進領城門兵兼衛尉後以大司馬領軍事百官表莽以右將軍兼衛尉後拜大司馬卒移漢家之鼎至亦以將兵之權得專矣此漢典兵之職專而將得以召變也武后時武攸復左右羽林將軍總禁兵十年后之意蓋有在也張東之將誅張易之等於是以致範敬暉為左右羽林故能集事使禁兵尚在諸武之手則東之無所措其謀張東之將誅張易之等為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與李善李多作等計策以彥範敬暉賊就官中迎中宗至元武門斬易之等中宗復位韋后欲圖不軌以從子從弟分領左右羽林亦武后用武攸復之意也元宗時為臨菑王引軍夜起乘其不意斬韋播等羽林之軍相率而應之故能以有功使播等尚得以抗衡則臨菑王安得定其難通鑑嗚呼此禁軍之在唐也如此夫何一變於宦官再變於方鎮而唐業微矣魚朝恩專神策之兵代宗吐蕃之難魚朝恩劉國珍任大帥之權宦者吐突承璀傳詔內常侍劉國珍馬朝宗分領易定幽瑒等兵則李鄲白居易等對延英謂古无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兵要政機勿使參預爾復言之而不見聽蕭復言觀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臣太重是當止

來職位隆重史弘肇之領宿衛也內與鈞樞迭相抗衡見上外領
節鎮慶唐官吏弘肇之領宿衛也隆懷異心自相猜忌異時勢窮猶
私分千緡為數額州魏揚官魏溫去軍將何孫爭官務益之三司
三同直溫孫之弘肇弘肇以謂謂已屬州而溫不先自白刀追
溫殺十人李重進之領宿衛也隆懷異心自相猜忌異時勢窮猶
坐數十人李重進之領宿衛也隆懷異心自相猜忌異時勢窮猶
州領宿衛如故及上受命命韓令坤代重進為馬步軍都指揮使
重進不自安招集上命增城凌陰為背叛之計九月已未重進
友命石守信王審琦計之十噫五季失國國威不振橫然自肆可
也大明當天臆魅羣伏蓋我 藝祖壽之久矣其建隆二年也韓
令坤平重進而歸表解軍職延釗賀長春而來又表解軍職而點
檢之職臣下避不敢居於是天子之朝綱振矣 熊克通畧云建隆
使韓令坤從上親討李重進還又發前都點檢慕容延釗以長春
節自潭州來朝並表解軍職開月以令坤為成德軍節度使延釗
為山南東延節度使自是 開國謀臣一言悟主杯酒從容轉移間
殿前都點檢不復除矣 耳曩之侍衛指揮去而之天平曩之侍衛虞候去而之鎮寧曩之
殿前點檢曩之殿前指揮又去而之歸德之忠正間雖遙帶軍職
而兵權實不在焉非心邪念冰釋雲散而如石如高如魏歸鎮幾
將權

二十年功名保全老死備下此豈無所自來哉通畧各建隆
石守信等殿前都點檢點檢高懷德殿前都指揮使王審琦都指揮使
侯守令等殿前都點檢點檢高懷德殿前都指揮使王審琦都指揮使
召守信等殿前都點檢點檢高懷德殿前都指揮使王審琦都指揮使
有他哉而三典者不道舊相樂因曰朕與卿等皆鄉里舊交比有義
乎守信等殿前都點檢點檢高懷德殿前都指揮使王審琦都指揮使
歸德軍節度使審琦為忠正軍節度使令坤為鎮寧軍節度使
厚澤使以欣然釋去終獲保全由是石高魏之疾恨不遠過尋
各編年幾二十年貴盛赫奕始終保全由是石高魏之疾恨不遠過尋
易姓姓戰聞不息李筠及重進突始終保全由是石高魏之疾恨不遠過尋
今治之天子授以技巧唯稍奪其權天下安矣時石守信等力不至
禁也為請子亦大難上命以誰不若守信等之策曰我輩無異心如
而人欲富貴者何一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曰汝輩無異心如
爾曹何不釋去兵權一出命以誰不若守信等之策曰我輩無異心如
其天年我且去爾曹為天子不若守信等之策曰我輩無異心如
君方鎮耶太祖云普為天子不若守信等之策曰我輩無異心如
也蓋司馬說聞歲并三事為一耳自時厥後軍政一新兵之符籍
雖在三衙兵之號令實在樞密其在三衙也即周命齊侯之意其
在樞密也即周命太保之制分司散主體統聯屬使漢唐以來二
千餘年間紛紛之變一日盡去嗚呼 藝祖之規模遠矣哉禹

以見樞密副都承旨曹通權馬軍司相宗女法天下京兵本於
樞密有發女之權而無樞密之權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年無
重而無發女之權彼相樞密之權何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
也自唐季以及五代樞密之權何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
與發今副都承旨為樞密屬官樞密軍是
兵之也又得樞密合而為一洪祖宗制兵本意

將才

論有事嘗知用將

國家無事邊塵不飛是時也可以言蓄將國家多事羽檄交馳是
時也可以言用將當用將之秋而彷徨求賢將之術君子謂之不
知務何者將才未易得也觀其才於暇豫之際養其氣於舒徐之
餘投之以險觀其智嘗之以難觀其決或蓄之於宿衛如漢人羽
林之選趙充國甘延壽皆以六郡或擢之於科目如唐人武舉之
制舉為大節或求儒將於詩書禮樂之家左傳或取世將於山
西六郡之地地理志未戰而知其能否未用而知其短長此無事
之規模也若乃奔鯨觸網封豕荐食事起倉卒呼吸風雨有拘拘
然待蓄將之說毋乃激西江而救涸轍哉雖然天下未用兵常有
無將之慮而兵之既用則亦未嘗無將亦在吾用之之道何如耳
夫人無勇怯有道使之則怯可為勇士無利鈍有道使之則鈍可
將才

為利智可使也愚亦可使也廉可使也貪亦可使也功可使也過
亦可使也詩書元帥固可任而奴虜行伍亦未可棄閭閻名家固
可委而山林蕪澤亦未可輕精神以感召之氣類以招徠之權頗
牧於禁中走孫吳於堂下亦何至有拊髀之嘆晉漢高帝奮芻豢
沛將未嘗素蓄也然齋壇一拜可以收無雙之信踞洗一見可以
控爪牙之布步將騎將各隨所長則可盡曹灌之材能用將則將
未嘗無也光武起自南陽將未嘗預蓄也然岸曠一迎可以屈善
兵之援灑池一褰可以激巾車之異步戰水戰各分所能則可以
盡岑異之材能使將則將未嘗無也豈必蓄之而後得哉不然危
機告急局面方新且欲擇而試之試而蓄之吾恐授賊之命未下
而亦白囊之警已趣矣嘗觀康定慶曆初西事煩興劉平既歿
元年李士彬被元昊將所擒抵延州之下元石元孫合軍救延
州至三川口遇賊諸軍爭奮殺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却黃德和驃
州福擊賊非澤為先鋒宋觀武英繼之騎面受方零勢未出其
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遂至靈武靈武不繼福力戰身被十平時所
余誓而死王珪空見福事尚在進賊擒飛矢中其目死

後數日光義始至和道... 指揮方畧皆出繼隆... 之舉其與李愬... 仲淹則版築自守... 充國之謀遠矣... 歡方江上之師未發也... 友之重即欲負刑以謝光世... 大將國家利害... 忠即敢不奉詔... 見光世當負刑以謝... 相下矣光世一聞城怨之說遂先致書以約劉張... 兼時私隙莫肯... 支況軍自為心... 亦有和利... 其情致... 渡淮之役韓世忠欲借兵而張俊拒之趙鼎既責俊而又

遣揚沂中以往... 密為助俊... 行命俊奏... 上策曰... 責光世... 河南通平... 欲不... 光世... 之... 俊... 其... 世... 合... 大抵兵重事也... 向不克以之禦敵... 人臣之責也... 之役兵在韓洪... 為重一時之事可謂難矣... 惟憲宗之意向一定故度得以奮然而

勇往觀其賊在則歸闕無日之言而淮西已定矣所謂韓洪之謀豈不卒游於廟筭之內哉武宗澤潞之役兵在何洪敬是洪敬亦不足以知德裕也諸將欲戰而洪敬猶未動他人處之豈不為之失措惟武宗之意向一定故德裕得以竭力而從事觀其威斷責定之言而澤潞不足平矣所謂洪敬之計豈不卒歸於鞭笞駕御之下哉然則貴國朝平僭偽破戎虜諸將所以同心効力於驅馳之間者固制閫將臣之忠亦祖宗鞭策寵給之有其計歟

邊將待邊將寧過乎寬

善將將者莫如漢高帝不善將將者亦莫如漢高帝方劉項相持之時勇將謀臣雲合輻湊毛髮絲粟皆歸帝駕馭之下故登壇以拜推食以賜感其心也韓信傳踞洗以見供帳以待折其氣也黥布傳捐金不問讒言不疑示其誠也陳平傳或擢於降虜之亡卒韓信或拔於販繒之匹夫灌嬰或取於吹簫之羈民周勃顛倒掌股不知其術昔孫綽所謂高祖馭虎光武馭龍石勒嘆曰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則帝將將之術亦高矣然天下已定之後環視

邊將

四顧無一足恃慨然有感於安得益之敗信亡於胡布亦通於

胡韓王信亦布傳各圖飛颺難施籠絡是何得其用於前而乏其

用於後耶蓋帝知御將之道而不知御邊將之道也夫所謂御邊

將者寬縹尺故事權俾之展布四體毋為雲中差級之守馬唐傳

布誠心去諸言俾之得效死力毋為河南代任之將祖述守河南

恩命載若久其歲月軍民去學如襄陽峴山之愛則絕南顧之憂

虞李牧自予自奪而無擊射之患或進或退而無中制之嫌有兵

只以自固有財足以自用士卒感其恩吏民愛其德敵國畏其威

不然御之如東濕待之如詐祖此信布所以有通胡之志者亦高

帝之術太嚴矣譬如養鷹本以搏擊也慮有凌霄往往縲束太甚

彼固帖然不敢高舉亦安能從禽哉大抵守將之權與攻將異寧

過乎寬毋寧過乎嚴寧用乎恩毋寧用乎法則操縱闔關之權妙

矣吾觀高帝之術窮於御將宋寧不三嘆我藝祖神謀妙筭之

高也方僭偽砥平蓬寧雲詔樽酒片言兵權盡釋帝之所用御將

之術固嚴矣至待邊將又何其闊畧寬厚即且平蜀之將掠人子
女女仁德為右肅大將軍制授內客省使曹彬宣徽南院使待衛都正
身率下爭取珠玉及取人婦女太祖聞蜀復亂及全蜀歸關太祖
乃王仁德語之仁德禮指諸將過矣有欲自解太祖曰全蜀歸關
女開關德豐軍取珠玉及取人婦女太祖聞蜀復亂及全蜀歸關太
用其權無他當功罰當罪而已全蜀歸關太祖聞蜀復亂及全蜀歸
度其蜀亂故不可不降曹彬有功無過故當顯用也賞罰如法
明乎守關南之將亦掠人子女漢事李業超在蜀南人有盜
不賞若太祖問曰汝女可通何人曰農家也業超其女為妾不
曰歲若侵暴太祖曰汝女可通何人曰農家也業超其女為妾不
將掠人財物見上守關南之將亦掠人財物見上所犯同也所罰
亦同可也今也責全越而不責漢超我太祖何意也曰明其約
東正其典憲待攻將之法也責其漢制害其細故待守將之法也
嗚呼豈特待李漢超之恕哉有訟郭進者則反付郭進政要郭進
與進令給進不決事太祖曰進御下勸此人有人有過雖而進
去進令給進不決事太祖曰進御下勸此人有人有過雖而進
海羅果致克獲即之其人有問郭進者則反資郭進政要郭進
祖令械進送關下刺中李謙傳上言問進為并人所惡此乃問也
邊將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長編慶曆
平上言祖宗任李漢超留惟忠李謙薄然內試蓋以善善或二十
年或納九年假其事權畧其細故不為問言後見又不如高官
使其為善也或予以租賦或聽其貿易何予之之厚也祖宗
諸部命漢超等以禦北虜郭進等以禦大原趙贊等以備西戎
之利悉以予之其質易比軍中事許便自二十一年間無西戎
或關外之事一以付之咸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才
五六千人而已關外之事一以付之軍中或軍中之事許以便宜
之租不從中費用能比卒致命差戎畏服或軍中之事許以便宜
寶訓見上何待之之寬也用能士卒致死戎畏服或軍中之事許以便宜
西北之憂者有由矣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今二邊鼎立諸關
砮布正事機沓至之秋欲講明御將之術請以藝祖為法
講武論古今講武之制

昔成周盛時越裳底貢肅謹來朝天下若無事矣而周禮一書講
明武備若不能以一日安嗚呼聖人之為國慮也遠矣哉嘗觀周
制其在春夏也有振旅麥舍之制食貨志春振旅以蒐夏麥舍以
於農隙以講武焉其在秋冬也有治兵大閱之制見上是四時皆教也其
辨名號也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禮夏官其辨旗物也有諸侯軍

池或閱兵講武毀... 擊刺騎射悉為精... 銳而見用老弱怯懦安於刺負而不辭... 太宗真宗承之軍容愈肅與國間築揚村臺大閱... 練故千乘萬騎周旋如一... 毀庭進退容止中節... 也然州郡所存率皆疲弱循習已久外備不修... 給五人以充常從名曰長吏實同於人... 重鎮與滁無異去滁而黃復不及滁即三郡推之... 備言太祖之初十分天下有其七太宗嗣戴天下... 小郡給五人以充常從... 講武

從淮陽為重鎮乃去滁... 嗚呼祖宗之意有在也蓋太祖襲前代之弊收藩鎮之權... 精兵悉萃京師况定都陳留四無扞蔽其勢必為居重馭輕之道... 驍勇者稱禁旅... 親軍... 在內而勇在外而怯也自王元之一言於咸平三年之間... 稍修置外兵增氣陝西之保毅選中者得升則置於咸平之四年... 而教習者得預則置於祥符之九年... 又置保毅內外通置禁軍四十餘萬通三朝共八九千萬而鄉軍

卷之三

卷之三

